

藝

舟

雙

楫

安吳四種卷第十三

藝舟雙楫卷第六

論書二

書譜辨誤

書譜云羲之入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之書易其處私爲不惡羲之自都返見曰吾去時真大醉也敬乃內慙又言謝安素輕子敬之書子敬嘗作佳書與安謂必存錄安輒題後答之敬深以爲恨之二說者不知所自出大約俗傳非事實按右軍癸亥生當西晉惠帝太安二年至甲辰生大令爲東晉康帝建元二年至穆帝永

和九年大令年十歲會蘭亭尙不能成詩永和十一年  
春右軍辭官誓墓居會稽是後斷無入都理是右軍入  
都至遲亦永和十年大令年始十一焉得有拭除父書  
而別作之事乎謝安長於大令二十四歲大令始仕係  
爲安衛軍長史太元中建太極殿安欲大令書其榜爲  
百世光卒以難言而不敢逼是其極重大令又焉得不  
存錄大令佳書題後答之之事況安爲大令父執已又  
係其故吏卽不存錄其書又何至深恨耶大令臨命時  
自言唯念及辭郗氏婚事深爲疚心則其他行檢無瑕  
可知且南朝深重禮教東山絲竹尙貽譏議以靈寶之

悖逆聞呼溫酒遂伏地流涕不可止况自稱勝父如虔  
禮所述乎恣意汙蠱是不可以不辨至玉潤帖世皆署  
爲右軍以予審之實臨海太守凝之書也右軍卒於辛  
酉當穆帝升平五年大令年十八升平三四年間右軍  
致周益州書有唯一小者尙未婚過此一婚便得至彼  
之言未婚之小者卽斥大令前此升平一年旦夕都邑  
帖止言無奕外住仁祖日往尙不及蜀中山川諸奇嗣  
有曾足下別疏及年政七十二帖始訂遊目汶嶺峨眉  
之約最後乃言待小者婚乃能至彼七十帖有云吾年  
垂耳順其時想已五十七八故知是升平三四年間書

也不一二年右軍遂厭世焉得見大令之小女玉潤且  
言發癩癩疾少有差耶臨海奉五斗米最虔帖稱家長  
是固兒之稱耳其書視右軍差斂而姿態遠遜又其辭  
愚愨非臨海不至是也若保母帖乃越僧得之以五百  
金賣與韓仇胃者書必出大令或其時大令書尙多集  
字精刻以誑仇胃未可知也右軍卒辛酉年五十九至  
哀帝興寧三年乙丑右軍僅六十三而李氏願七十是  
長於右軍七歲右軍七兒一女皆郗夫人生帖言同生  
則自有妾媵然東床坦腹右軍尙少焉得有妾反長於  
婿至七歲之多耶

跋榮郡王臨快雪內景二帖

古人論真行書率以不失篆分意爲上後人求其說而不得至以直點斜拂形似者當之是古碑斷壞彙帖障目筆法之不傳久矣南唐祖本字內罕覩渾絳大觀寶晉諸刻具體宋人停雲鬱岡悉成趙法卽華亭力排吳興而戲鴻不乏趙意良由勝國盛行趙書摹鑄路熟雖從真跡上石而六朝筆妙已不可見加華亭選帖之時甫逾強仕字尙無筆鑿復有舛故旱燥帖虎兒書告淵朗帖東山帖謝莊詩帖離騷經文皇哀冊皆中岳書先墓帖中唐人書黃耆帖景度書思想帖秋深不審帖皆

吳興書樂志論帝京篇皆偽書悉令竄入其真蹟唯出師頌保母志南庫本十三行朱巨川告身祭姪文劉中使新步虛詞尙可以意推見雙鈎懸擘指實掌虛之妙爲足重耳大凡六朝相傳筆法起處無尖鋒亦無駐痕收處無缺筆亦無挫鋒此所謂不失篆分遺意者虞歐褚陸李徐顏柳范楊字勢百變而此法無改宋賢唯東坡實具神解中岳一出別啟旁門吳興繼起古道遂湮華亭晚而得筆不著言詮近世諸城相國祖述華亭又從山谷筆短意長一語悟入窺破祕旨雖復結構傷巧較華亭遜其道逸而入鋒潔淨時或過之蓋山東多北

魏碑能見六朝真相此諸城之所以或過華亭也今觀榮邱書雖撫戲鴻木本而筆勢逆入平出江左風流儼然若接不受氈墨之愚可謂諸城而後再逢通識者已鐵香得之裝池見示故欣怵而記之同觀者張翰風彥惟竹林容瀾止來止昆玉徐仲平魏曾容葉東卿方彥聞胡蘇門

書臨平原祭姪稿後

平原三稿以祭姪文爲最奇縱定是真跡然考祿山以天寶十三載十一月甲子舉兵未出范陽卽命安志忠將精兵守土門以遏西兵東下之路及祿山至藁城常

山與其長史袁履謙出迎祿山大喜加以金紫使仍守  
故治兼轄附近諸軍改命蔣欽湊率曳落河百人團練  
兵七千守土門屬常山統轄常山以十二月丙午定起  
義之謀假祿山命召欽湊至郡受犒日暮抵城外常山  
命暫就傳舍遣屬載酒召妓醉而斬之盡殺曳落河而  
散土門之衆丁未祿山遣徵兵幽州之高遷自幽州返  
南至郡常山又遣屬計擒之少頃郡南報何千年自東  
都來已入境常山遣迎於驛千年已聞遷被禽指揮從  
騎門皆死因擒千年河北從風反正者十七郡常山遣  
其子泉明送欽湊首並遷千年至長安至太原同行之

張通幽說太原尹王承業留泉明更其表別遣送都沒  
常山之功及太原陷泉明被擄囚於范陽先是祿山命  
互更諸郡守饒陽太守盧全誠一名皓不受代祿山命

張獻誠將五郡兵圍四十餘日及聞常山兵起欽奏等  
被擒解圍遁去又祿山所命景城守爲縣尉賈載穆寧  
誅死祿山自東都命史思明攻之思明兵至景遣人說  
穆尉穆立斬之共推平原爲盟主平原遣常山之甥盧  
邈詣常山約同起義祿山聞常山兵起欲歸自攻之時  
已定十四載上曰稱帝東都之議因遣蔡希德自河內  
將萬人擊常山思明亦與李立節自景城率萬人同至

常山正月壬戌常山城陷擒常山及履謙送東都遇害  
史不言常山遣季明詣平原事常山郡今真定府土門  
在獲鹿縣去常山西一舍平原在常山東南土門非道  
所經且其時土門已無守兵城陷無闕土門事文爰開  
土門云云殊不可解及思明降平原已改刺蒲州泉明  
乃得歸蒲州平原命泉明訪求常山之子女陷賊者泉  
明先至東都求得常山及履謙屍又在常山訪贖眷屬  
多人亦不言得季明首視事文云再陷常山陷字當訪  
字之誤也賊臣不救斥太原尹王承業承業故匪人然  
太原距常山且六百里思明兵至常山三日城遂陷雖

救亦無及也常山自起兵至城陷前後止十七日思明破常山移勝兵攻饒陽月餘仍不下而臨淮救至擊敗思明軍饒陽乃解常山之起義反正也以前趙州司戶包處遂而近在肘掖不與之謀軍國饒陽距常山一程常山爲盟主復不與饒陽圖事反遠結王承業心目中唯見頭銜高卑真白面書生也臨淮至用司戶謀遂大破思明於嘉山饒陽之忠與能不下睢陽司戶談言微中有仲連之風而名皆不著真有幸有不幸哉

此丁酉夏臨平原稿書而刊其錯誤以應陽湖劉廉方者廉方好學治古文工北朝書於僕筆法尤爲篤

嗜而忽以癸卯夏旅化於浙年廿三歲錄此爲之垂  
涕甲辰八月倦翁記

題隋誌拓本

嘉慶二十年西安民掘地得石誌二一隋太僕卿一太  
僕夫人姬氏俱正書徑半寸太僕志縱橫各三十七行  
夫人誌縱橫各二十七行字畫倚密詞理高華玩其筆  
勢斷爲率更無疑也永興稱率更曰不擇紙筆皆能如  
志於此拓見之蓋其指法沈實力貫豪端八面充滿更  
無假於外助故也率更書晚而彌峻姚辨志千字文皆  
大業時書其體壯實近道教經醴泉銘擣素賦心經夢

莫皆貞觀時書其體雄峻近曹娥碑二志字同十文而更遒麗書道習法易而創體難近世北朝石志出土者多矣字畫率樸茂斂分勢而爲之至率更出始醞釀分法而盡變其勢厥後祖尙流風雖峭厲如蘭臺圓勁如裴休卒莫窺渾厚之域而謂同時儕輩竟復有學業相抗而無聞於後者乎率更碑版傳世者悉傷磨刮卽得宋拓亦非真相而二志數千字完好如新豈非墨林至寶耶太僕志極沉毅夫人志稍加妍雋莖莖之精者必凝於神下筆時因人因文寄意稍殊體勢與爲關通耳余嘗見南唐搨畫贊十三行沉肅如漢分今見二誌益

見山陰家法爲宋以來彙帖所沒故具說之

自跋刪擬書譜

吳郡書源出于敬序述右軍諸帖略不一及草勢是其意故不尙右軍草也學宗子敬而論排之者以文皇有餓隸之謂耳然鼓努者屈鏃抽刀之類標置者讓頭舒腳之類此在右軍無定法而子敬真行所不能免則其目擊心迷之歎亦有自來矣吳郡雖得子敬之筆至於體勢則未也書斷謂其有天材少工用真行雅於艸者正以其艸無點畫處遂無字耳筆墨利病推闡幾盡而每爲腴詞掩意故刪浮言以顯名理六篇之譜亡于南

案今傳者止其敘說白石所積非吳郡指也臆測其目當爲執使轉用擬察凡是數法余他書言之已備故將刪本擬寫一通察其結法依據永師善爲變勢遂能立家子書此勢取仍舊而料白處行大都以子敬之意行之嗟夫察之者尙精擬之者貴似此卷分之則似合之則不似能知其所以不似是在精于察矣寫竟傳示修存熙載蘊生震伯當共喻此祕密道光壬辰閏月晦日自跋艸書荅十二問

余自得版本閣帖篤嗜大令草乃悟吳郡不真而點畫狼籍一語爲無上祕密及見華亭覆澄清堂帖載右軍

又填木兩以復爲災彼何似兩行十一字嘆其如蟲網  
絡壁勁而復虛真吳郡所謂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所  
能成因信高坐兩行素書入神高閑以下只可懸之酒  
肆襄陽之言良非無見徧閱唐人傳書成篇幅而不緬  
山陰家法者唯屏風書及書譜然屏風書遺筆處恒傷  
疾又形骸多有未檢書譜守法頗嚴而苦彫踈無屏風  
書茂密之致遂俱置不習其勢今秋薄遊武林求書者  
沓至行笈無可鈔錄者從友人假得書譜各臨寫數行  
以應之以其文多蕪穉略爲刪截返邇乃寫出刪本授  
子弟誦習反覆察其結法空曠而完密氣力實有過人

擬之數過益能盡其得失篇端七八百言遵規矩而弊  
于拘束彫疎爲甚而東晉士人以下千餘言漸會佳境  
然消息多方以下七八百言乃有思逸神飛之樂至爲  
合作閩夫家有南威以至篇末則窮變態合情調心手  
雙暢然手敏有餘心閑不足賞會既極略近瀾漫是故  
吳郡語雖過分然使稍存謙抑不盡所明則樞機永祕  
希風無從草法如綫菰林實載其功矣蘊生曰先生擬  
書譜豈欲操吳郡戈入室以伐之耶至兩荅之文極言  
學書工用六篇之闕頓還舊觀若寫出流布斯乃明火  
爚蟬之盛業視擬書譜相萬也余謝以非任而友生誤

開其說以佳楮相餉遂試爲之以質蘊生道光壬辰孟冬甲子

右軍作真如草大令作草如真作真如草率更惟有  
神解襄陽贊以真到內史而狀之曰莊若對越俊如  
跳擲信爲知言然率更下筆則莊俊俱到右軍下筆  
則莊俊俱忘此則欲從末由者已作草如真有唐三  
冢畧存其意長史八法完具而不能無檢攝不及處  
醉僧藏鋒內轉瘦硬通神而衄墨挫豪不無碎缺少  
師鋪豪入紙至能齊力而矜奇尙褊踽踽涼涼未免  
已甚下此遂無可言者草法不傳其真不傳也乎次

年二月上丁展視是卷點畫多不稱意驟雪如掌目  
眩指拳不復成字

後十二日校勘晉書見衛瓘傳云漢興而有艸書不  
知作者姓名後之善者稱杜度崔瑗崔實杜氏殺字  
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少疏張伯  
英因而轉精甚巧下筆必爲楷則號忽忽不暇草書  
至今寶爲艸聖索靖傳云靖與衛瓘俱以草書知名  
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能及靖始知作草如真乃  
漢晉相承艸法吳郡傳衣未遠非由其悟余前讀晉  
書於此章句視爲詞藻心鏡不明目精遂眩是以釋

子傳法名曰證盟法必心悟非有可傳不得真證難  
堅信受余今日則不啻親承獅子吼也歡喜讚歎并  
記於後以告天下後世之同此志者

懷寧篆隸分已隸絕詣真書雖不入晉其平實中變  
化要自不可及唯草書一道懷寧筆勢固如銅墻鐵  
壁而虛和遺麗非其所能尙留片席使後來者自擇  
所處

十七帖疏證

十七帖初刻於澄清堂其本未見宋以後彙刻本單  
行本有釋文本唐臨本所見不下十餘種大都入多

尖鋒出多挫鋒轉折僵削俗工射利所爲也碧溪上人  
以余刪擬書譜已刻成欲寫刻十七帖以道吳郡  
之源其意甚盛故爲作是卷梁武帝稱右軍字勢雄  
強若龍跳天門虎卧鳳閣唐文皇稱右軍點曳之工  
裁成之妙勢似奇而反正意若斷而還連余遠追微  
旨結體則據棗本閣帖用筆則依祕閣黃庭文房輩  
贊而叅以劉宋爨龍顏東魏張猛龍兩碑以不失作  
草如真之遺意爲自來臨寫十七帖家開一生面以  
俟異日或得澄清堂本證其得失各本帖或多或少  
前後編次及釋文亦互異又句讀多不可離余故據

史傳按文論世爲之移併隨手作行不鉤戔式而別以真書釋而疏之如左

十七日先書郗司馬未去卽日得足下書爲慰先書具示復數字

全帖前人皆以爲與益州刺史周撫道和者有闕本周益州送印竹杖帖可證以帖首二字爲名郗司馬名曇字重熙鑒字道徽之子右軍妻之仲弟大令前妻之父永和一年會稽王以撫軍大將軍輔政引爲司馬道徽嘗過王敦畱姑執撫時爲敦從事中郎是宜與郗氏有舊然重熙未嘗膺梁益之命或遣信而

附書也

計與足下別廿六年於今雖時書問不解渴懷省足下  
先後二書但增歎慨頃積雪凝寒五十年中所無想頃  
如常冀來夏秋間或復得足下問耳比者悠悠如何可  
言

右軍爲敦從子至承器賞撫以府寮爲私人故與右  
軍特厚太寧二年敦爲逆撫以二千人從敦敗撫逃  
入西陽蠻中是年十月詔原敦黨撫自歸關下時右  
軍爲祕書郎同在都咸和初司徒王導茂宏輔政復  
引爲從事中郎旋出爲汝夏相監沔北軍鎮襄陽歷

守豫章代毋丘與監巴東軍荆益州計自太寧三年  
至永和五年適廿六年是年大將軍褚裒北伐敗績  
悠悠如何可言蓋指此玩詞意是久別得書而復者  
當卽附鄰之先書帖宜居前以全帖名十七故存其  
舊

諸從並數有問粗平安唯脩載在遠 問不數懸情司  
州疾篤不果西公私可恨足下所云皆盡事勢吾無間  
然諸問想足下別具不復具

撫王氏故吏殆拳拳右軍諸從故詳荅之右軍以永  
和四年由江州刺史入爲護軍將軍在都城故問數

達也脩載名著之王廙世將之子爲鄱陽太守故云  
在遠司州名胡之字脩齡脩載之兄皆右軍同祖弟  
永和五年石季龍死朝議以脩齡有聲譽用爲司州  
刺史以綏集河洛辭有疾未行而卒所云皆盡事勢  
吾無間然者永和六年以殷浩督揚豫徐青兗五州  
軍事假節圖北伐似撫來書亦不以此舉爲然與右  
軍有同心也書定出其時各本或有或無他帖刻者  
戲鴻本似出徐會稽然最有行間法

去夏得足下致叩竹杖皆至此士人多有尊老者皆卽  
分布令知足下遠惠之至

往在都見諸葛顯曾具問蜀中事云成都城池門屋樓  
觀皆是秦時司馬錯所修令人遠想慨然爲尔不信具  
示爲欲廣異聞

顯字依草法定是顯檢蜀志顯父攀攀父喬喬瑾次  
子也瞻未生前瑾命喬入蜀爲亮後恪旣族攀仍後  
瑾至顯乃與瞻孫京同移河東華陽國志云平蜀之  
明年移蜀大臣宗預廖化諸葛顯等於東按中宗卽  
位建康右軍年已十五時諸葛誕孫恢爲會稽太守  
顯或南依恢故右軍得在都見之也上距東移蓋五  
十二年令人六字本旁注唐人臨入正文從之

知有漢時講堂在是漢何帝時立此知畫三皇五帝以  
來備有畫又精妙甚可觀也彼有能畫者不能因摹取  
當可得不信具告

知有至此知十五字各本無唐臨及閣帖有之今依  
補

彼鹽井火井皆有不足下目見不爲欲廣異聞具示  
朱處仁今所在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今因足下答其  
書可令必達

處仁當是龍驤將軍朱壽穆帝紀所載永和五年與

撫同擊范賁平益州者也通鑑或本誤作燾燾乃西  
蠻校尉

別一  
人

以上五帖當是一書先謝遠惠次雜問蜀事末附  
致朱書係由護軍出守會稽後作

得足下旃罽胡桃藥二種知足下至戎鹽乃要也是服  
食所須知足下謂頃服食方回近之未許吾此志知我  
者希此有成言無緣見卿以當一笑

至摯也別帖屢言情至此其省文非至止之至謂勤  
也如迨其謂之遐不謂矣之謂索戎鹽先致謝耳方  
回郗愔字右軍妻之長弟史稱其棲心絕穀修黃老  
之術與右軍及高士許詢遊東土不樂參朝政有邁

世風頃服食作須者誤未許吾此志言方回雖近道  
猶未能深信也

吾服食久猶爲劣劣大都比之年時爲復可足下保  
愛爲上臨書但有惆悵

連上服食而申言之

天嵐膏治耳聾有驗不有驗者乃是耍藥

天嵐卽今飛嵐毛赤而尖蒼白似黑狐蜀產也

以上三帖當是一書

虞安吉者昔與共事常念之今爲殿中將軍前過云與  
足下中表不以年老甚欲與足下爲下寮意其資可得

小郡足下可思致之耶所念故遠及

墨藪載安吉善書別帖有虞義興適道此或卽其人然史無可考帖云遠及當與撫也

來禽櫻桃青李日給滕子皆囊盛爲佳函封多不生足下所疏云此菓佳可爲致子當種之此種彼胡桃皆生也吾篤喜種菓今在田里唯以此爲事故遠及足下致此子者大惠也

上此此來禽四菓下此此會稽胡桃卽撫前所致者故云彼以明之前列菓名乃索其子定是一帖前人  
有謂此帖爲與桓宣武者宣武以永和三年滅蜀右

軍以十一年去官帖云今在田里是去官後語宣武未再至蜀何能與宣武邪

且夕都邑動靜清和想足下使還具時州將桓公告慰情企足下數使命也謝無奕外住數書問無他仁祖日往言尋悲酸如何可言

撫以永和九年斬蕭敬文使還指此具時州將時是也撫已由征勇安西進平西言以此功朝議當進爲鎮征極州將之榮也入升平果進鎮西其卒也贈征西桓公以永和十二年大敗姚襄於伊水收復洛陽修五陵告慰者言接其告欣慰也情企數使撫前助

桓公平蜀或欲引之北伐有疏請也仁祖謝尚字尚弟奕字無奕升平一年五月尚卒朝議以尚在北得人故以奕代尚刺豫州北伐慕容儁明年卒於軍外住指此此升平一年書

省別具足下小大問爲慰多分張念足下懸情武昌諸子亦多遠宦足下兼懷並數問不老婦頃疾薦救命恒憂慮餘粗平安知足下情至

陶侃士行以咸和四年平蘇峻後出江陵移鎮巴陵五年斬郭默加督江州復移鎮武昌九年辭鎮歸國登舟而卒屬吏畫其像於武昌西門故稱之士行十

七子九子舊史有名撫妹爲士行子婦老婦右軍稱  
妻也

省足下別疏具彼土山川諸奇揚雄蜀都左太冲三都  
殊爲不備悉彼故爲多奇益令其遊目意足也可得果  
當告卿求迎少人足耳至時示意遲此期真以日爲歲  
想足下鎮彼土未有動理耳要欲及卿在彼登汶領峨  
眉而旋實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馳於彼矣  
知彼清晏歲豐又所出有無鄉故是名處且山川形勢  
乃不何可以不遊目

知彼帖承上帖之意定是一書所出有無言有他處

所無是當時語鄉讀如鄉也吾見於夫子之鄉言蜀  
本古之名邦也或以爲無一鄉或以爲有異產皆誤  
足下今年政七十耶知體氣常佳此大慶也想復勤加  
頤養吾年垂耳順推之人理得亦以爲厚幸但恐前路  
轉欲逼耳以爾要欲一遊目汶領非復常言足下但當  
保護以俟此期勿謂虛言得果此緣一段奇事也

右軍祖名正故諱作政撫以太寧二年自歸至興寧  
三年卒於益州歷四十三年前在敦所已洊歷顯職  
史雖不言其壽數大都七十餘矣

吾有七兒一女皆同生婚娶以畢唯一小者尙未婚耳

過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內外孫有十六人足慰目前足下情至委曲故具示

同生一母也未婚之小者乃大令右軍孫楨之外孫劉瑾皆知名此帖說欲遊蜀而尙未果之故以堅其約當是最後書各本無唯唐臨本有從之

以上十九帖定與撫

云譙周有孫高尚不出今爲所在其人有以副此志不令人依依足下具示嚴君平司馬相如揚子雲皆有後不

蜀人譙秀周之孫也李雄李驥李壽據蜀三徵皆不

應今爲所言蜀已內屬在察也猶在帝左右之在連  
下九字爲句云譙周下廿九字十七帖本所無嚴君  
平下十四字闕本亦別爲帖唐臨本及大觀帖皆連  
爲一文義爲優從之此帖定是永和三年右軍爲江  
州刺史時聞宣武平蜀而致之者留意人材表章氣  
節乃懷柔反側第一義宣武薦秀卒不起未必非此  
書敗之撫欲衆之士觀虞安吉帖止敘弗論資是未  
可與言此也

以上一帖與宣武

吾前東粗足作佳觀吾爲逸民之懷久矣足下何以等

復及此似夢中語耶無緣言面爲嘆誓何能悉

會稽在金陵東南朝時所謂東郡東土東中皆斥會稽云吾前是辭內史後語等待也言同具逸民之志何以遲遲不決作方者誤復及此似夢中語想右軍去官時有書留之也此帖當與方回方回旣姻親又同志故措辭直爽胡桃帖未許吾此志之說所由來也此永和十一年書

瞻近無緣省告但有悲嘆足下小大悉平安也云卿當來居此意遲不可言想必果言告有期耳亦度卿當不居京此旣避又節氣佳是以欣卿來也此信旨還具示

問

兩告字各本俱作苦傳樞誤也晉人言苦皆謂病帖  
意殊不爾此此會稽避謂鷺塵不及想必果言爲句  
告有期屬其先告來期也

知足下行至吳念違離不可居叔當西耶遲知問

方回以黃門侍郎出爲吳郡守固辭乃改臨海此右  
軍初聞吳郡命喜其近東而致之書叔謂重熙當西  
謂其代荀羨爲北中郎將鎮下邳也

以上三帖皆與方回

龍保等平安也謝之甚遲見卿舅可耳至爲簡隔也今

往絲布單衣財一端示致意

今往十二字各本皆別唯唐臨本合良是從之

胡母氏從妹平安故在永興居去此七十也吾在官諸  
理極差頃比復勿勿來示云與其婢問來信不得也

永興今蕭山此此會稽婢字絕句

彼所須藥草可示當致

須各本草法皆成頃筆駛所致耳

以上三帖不得主名大都其羣從也

道光十三年四月十七八九日作於小倦遊閣兩目  
似霧看花而下筆如鷹鷂搏擊饒有不草使轉從橫

之意但發波時有剩墨以爲憾耳嘉慶二十二年在都下爲新建余鼎鑊香作述書一卷字大才當此書四之一而雄肆有若方丈余明經久返道山述書不知流落何所蓋二十年來作小正書唯此二種也延平劍合以告有緣安吳包世臣自記

與吳熙載書

熙載足下承以裏筆不裏筆殊異之故爲問善哉善哉近人可與言此者希矣僕亦略涉籒籀數他家之寶耳雖然不可不爲足下盡言之二王真行草具存用筆之變備矣然未嘗出裏筆也唯南庫本十三行收和顏三

字有一二裏筆目係宋人摹鑄間以己意非其本然夫  
字始於畫畫必有起有止合衆畫以成字合衆字以成  
篇每畫既自成體勢衆有體勢者合自然顧盼朝揖出  
其中迷離幻化出其中矣裏筆則專借他畫以作此畫  
之勢借他字以成此字之體健者爲短長排闥之雄弱  
者爲偃辟側媚而已故二王傳書雖中間畫皆起止  
完具刀斬斧齊如清廟之瑟朱弦踈越一唱三嘆無急  
管繁弦以悅淫哇之耳而神人以和移風易俗莫與善  
也勃海憲章右軍抽鋒一線如猿騰鶴落而氐上下相  
承之迹永興祖述大令裾帶飄揚而束身矩步有冠劍

不可犯之色是雖舒筋斂骨刻意求工然猶未出裏筆也河南始於履險之處裏鋒取致下至徐顏蓋事用逆用逆而筆駛則裏鋒側入姿韻生動又始間以肥瘦濃枯震耀心目後世能者多宗二家東坡尤爲上座坡老書多瀾漫時時斂鋒以凝散緩之氣裏筆之尙自此而盛思翁晚出自知才力薄怯慮其懈散每以裏筆制勝然亦用之救敗耳及近人劉諸城乃專恃此又先以搭鋒養其機濃墨助其彩然後裏筆以作其勢而以枯墨顯出之遂使一幅之中濃纖相間順逆互用致飾取悅幾於齟齬墮髻矣晉字宋拓人間罕見但得一二裏筆

方自詡爲盛業何能更知其實爲下乘乎僕學裏筆廿年而後得繼求之古悟其用意傷淺力剋除之又十年乃見裏筆與用逆相近而實懸殊也用逆以換筆心篆分之祕密裏筆則如詞章家之倍犯蟬連按歌家之嗽發投曲拳勇家之接步靠手雖不能盡廢要不可恃爲當家也足下資性卓絕而自力不倦自能悟入單微故以相投然不龜手藥雖出江頭泔澗人執珪之賞是足下材力自致非聚族而謀者所敢與其巧也有暇望過我面悉初暑已蒸濕珍重千萬世臣頓首

書黃修存藏宋揭廟堂碑後

貞觀刻在北宋已不可得余前得南宋庫裝王覆本北  
宋拓者已足見永興嗣法大令之血脈所在後其本歸  
閩中伊氏廿餘年思之不置是本乃南宋賈拓紙墨雖  
劣而格致如一可珍也大都初唐書肥本多近真帖賈  
恐轉拓轉肥乃磨治碑面使畫瘦始全失之而世人或  
以瘦爲貴宜片法遂蕩然也永興面目似右軍神理則  
大令抽鋒殺字放肆豪邁古人謂爲得王筋者豈不以  
其牽掣勁健駿快奕奕洞目耶然亦稍異右軍遜于勃  
海矣脩存知書而得此故具以訊之

書劉文清四智頌後

近世小真書以諸城爲第一此尤其經心結撰者可珍也黃庭洛神之遺法至諫議護命經而絕坡老思翁有意復古而蘇苦出入無操縱董苦布置不變化外此大都胥史之能事矣諸城壯歲得力思翁繼由坡老以窺閣本晚乃歸於北魏碑志所誼遂出兩家之外然其筆法則以搭鋒養勢以折鋒取姿墨法則以濃用拙以燥用巧結法則打疊點畫放寬一角使白黑相當枯潤互映以作插花援鏡之致卷簾一顧目成萬態然其心思悴於字內筋力盡於畫中必責以琚珩瓊瑤之飾則朽木爲柱有不能辭其誦者矣小真書取勢必遠而置節

尚促用意必險而措畫尙平夫是以覽之無奇探之不盡唯余事斯素有微契而敝帚自享從無連篇累牘之作工力未副冥悟空深近更以目力劣甚腕不復能離几案無以發勢遠意險之妙反覆茲冊愛與惜兼逝水之傷情難自已道光癸巳二月幾望

乾嘉之間都下言書推劉諸城翁宛平兩家戈仙舟學士宛平之壻而諸城門人也嘗質諸城書請於宛平宛平曰問汝師那一筆是古人學士以告諸城諸城曰我自成我書耳問汝岳翁那一筆是自己學士之子以此語質於僕僕曰宛平書只是工匠之精細

者耳於碑帖無不徧搜默識下筆必具其體勢而筆法無間不止無一筆是自己已也諸城冥悟筆法而微變其體勢正是深於古人必云自成我書亦稍涉矜張矣嘉慶壬戌諸城祝太夫人壽於江陰返棹僕謁於舟次論晉唐以來名迹甚協諸城曰吾子論古無不當者何不一論老夫得失乎僕曰中堂書可謂華亭高足諸城曰吾子何輕薄老夫邪吾書以拙勝庶謂遠紹太傅僕曰中堂豈嘗見太傅書乎太傅書傳者唯受禪乙瑛兩分碑受禪莊重乙瑛飄逸彙帖唯唐摹戎路略有乙瑛之意季直表乃近世無識者

作僞中堂焉肯紹之耶中堂得力在華亭然華亭晚年漸近古澹中堂則專用巧以此稍後華亭耳諸城默然良久曰老夫數十年心力被吾子一語道破已近刻清愛堂帖被鈎摹者以世行僞吳興法逐字移改至爲失真唯其家藏石十二方乃諸城自督良工所鐫者皆小真書精妙不減墨迹諸城有攝夫人黃氏嘉興人筆勢極似唯工整已甚較諸城踈散韵味微減耳諸城晚書多出黃手小真書竟至莫辨有家書十冊黃夫人原書後諸城批荅皆妙絕世人罕有知者故附記之

予在都市得諸城書許敬宗傳三百餘言字徑小半  
寸行間頗任意而樸茂中自在恣肆絕去平日作用  
乃近八十時書幾於拙勝老去漸於詩律細亮哉

書陳雲乃集其先公寫廢壽幃字爲四言詩卷後

故侍御玉方先生以書名字內稱爲華亭後身華亭爲  
近世書宗執筆者莫不學劣者不能似優者得其形蓋  
由未悉華亭源流所自也華亭受錄季海叅證於北海  
襄陽晚飯平原而親近柳楊兩少師故其書能於姿致  
中出古淡爲書家中樸學然能樸而不能茂以中歲深  
襄陽跳盪之習故行筆不免空怯云筆時形偏竭也侍

御酷嗜華亭而導源平原故形神皆肖異於世之學華亭者然侍御嘗謂世臣曰二百年士大夫善學華亭者惟諸城耳則其宗旨蓋亦主於求變而侍御之卒不變者則年爲之也然侍御終身未染襄陽故姿致遜華亭而下筆時近茂則其自得固別有在矣雲乃自成童時已駸駸能發家尊之勢而侍御每作書雲乃必侍從伸紙和墨之役零章斷簡收檢弄藏珍重異聞過於舉世之展轉泥求者茲卷乃侍御書李氏壽屏後填名銜之四幅以有所竄易而別寫雲乃以銜名不文難以行遠而方二寸正書尤侍御所屢斷不可不使流傳故剪裁

集爲四言詩以迪觀者裝成後名流借觀歡喜讚歎  
如牛腰世臣謂千餘年來以書世其家者推大小歐陽  
大小米然沿襲家學楮不如梨以習見而易視也今雲  
乃用心之勤如此則賢於古人必矣

跋重刻王夫人墓誌

嘉慶丁巳吳人修短簿祠土名東山廟安設大鏡爐於  
殿前掘地丈餘得誌石首署王夫人尾署子二人長子  
珣次子缺其名之右半其左斜王旁具在羣以爲所缺  
者乃民宇遂指爲東晉之石召鑄工穆大展拓之數紙  
而石損大展携碑去遂爲所匿壬戌子至吳訪大展許

以重值求一紙不可得後在揚州於修存處見初拓本較此尙多數十字其書渾厚而少變化乃中唐人習北海法者三從有義四德無虧斷非烏衣子弟語正月廿八乃歿曰其年不可知歲庚戌二月廿七乃葬日按庚戌爲晉穆帝永和五年王珣以隆安四年庚子卒年五十二上溯建生係永和巳酉是庚戌二月珣不過甫辟安得有次子珉哉東山廟係珣捨宅爲寺之舊址亦斷無葬母於宅中之理虎丘至唐以避諱改武志正作武其非晉也審矣廉方得此珍爲正書鴻寶仲倫曲徇其請廉方以原石旣亡欲囑子審定重摹以廣其傳未果

而歿仲遠爲終其志予故具論之然此志在唐亦自罕  
觀足珍也道光癸卯十月十二日

記兩筆工語

王興源者歸安之善連鎮人估筆揚州興教寺甚困揚  
市羊毫無佳者嘉慶丙寅春興源介友人進其筆試之  
而善興源欲將去再修謂此筆固已無弊然見君指勢  
修筆勢以稱之當益工已而信然因問之曰尋常市筆  
差可用者不過什一二何耶興源曰此修工之優劣也  
能手所修雖千百管皆精良如一出俗工則必無幸焉  
吾善連女工習紮頭男工唯主修然俗手取值當能手

才什一而能手出貨當俗工亦什一估筆者多嗜利用  
筆者少真知此市之所爲無佳筆而佳筆之所爲難售  
也能手之修筆也其所去皆毫之曲與扁者使圓正之  
毫獨出鋒到尖含墨以着紙故鋒皆勁直其力能順指  
以伏紙俗工意亦如是而目不精手不穩每至去圓正  
之毫而扁與曲者反在所留曲且扁之毫到尖則力不  
足以攝墨而着紙輒臃腫拳曲遇弱紙卽被裹遇強紙  
卽被拒且何以發指勢以稱書意哉丙子秋在吳門又  
遇王永清永清吳之大郎橋人治筆于家不傳徒不設  
肆試其羊毫九圓健示以興源所製永清曰此筆善矣

然尖善而根不善着水則腰脹未足言佳筆也其修工  
淨已而劣毫之根未去選鋒雖健被劣根間錯不能明  
諧周比出力以到尖書道尙頓跌轉換而頓跌轉換時  
指取筆力常自尖達根根有病則尖必散是尖被根系  
也劣毫尖去根留則劣毫所占之地步猶存佳筆力  
時遇空有以自寬其勢易以偏縮則力不聚  
反曲吾之治筆也先納筆頭于粗管修去其與扁之  
甚者膠尖俟乾透乃倒梳其根令淨換管再紮又擇去  
其不甚直而圓者再膠再梳又恐曲與扁者雖淨或有  
員正而其材不長不能齊尖者屬其間上齊則下所藏

入管者少而根硬下齊則腰發胖而尖薄是亦未足以發揮指力曲折如意也又擇而梳之然後固紮其根而黍以投于精管故終筆之用而無一褪毫尖盡禿而筆身仍靱好不僵也予先後徧贊于嗜書者兩筆工之名遂甲吳越間旣而思之曰藝之精者必通乎道兩筆工其進乎技者耶興源之爲說也其有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之意乎芟夷蘊崇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伸永清之藝近之矣予故備記之庶幾黍園牧馬童邠州都料匠之有繼聲也

記兩棒師語

予既記兩筆工語書爲因憶舊識曹竹齋之論拳潘佩  
言之論鎗錄而傳之竹齋閩人也江淮間健者莫能當  
其一拳故稱曹一拳老而貧賣卜揚州市少年以重幣  
請其術不可予怪之則曰此皆無賴子豈當授藝以助  
虐哉拳棒者先古舞蹈之遺也君子習之所以調血脈  
養壽命其粗乃以禦侮必彼侮而我禦之若以之侮人  
則反爲人所禦而自敗矣無賴子以血氣事侵凌其氣  
浮于上而立腳虛故因其奔赴之勢略藉手焉而仆耳  
人之一身止兩拳拳之大纔數寸焉足衛五尺之軀且  
以接四面乎唯吾養正氣使周於吾身彼之手足近吾

身而吾之拳卽在其所近之處以彼之虛囂之氣與吾  
靜定之氣接則自無幸矣故至精是術者其徵有二一  
則精神貫注而腹背皆乾滑如腊肉一則氣體健舉而  
額顱皆肥澤如粉粢是皆血脈流行應乎自然內充實  
而外和平犯而不校者也佩言歎人以鎗法著聲稱潘  
五先生其言曰鎗長九尺而桿圍四五寸然鎗入手則  
全身悉委于桿故必以小腹貼桿使主運後手必盡錙  
以虎口實攔之前手必直令盡勢以其掌根與後手虎  
口反正縛絞而虛指使主導兩足亦左虛右實進退相  
任以趨勢使鎗尖前手尖前足尖肩尖鼻尖五尖相對

諸城法太守曰吾師授法曰指不死則畫不活其法  
置管于大指食指中指之尖略以爪佐管外使大指  
與食指作圓圈卽古龍睛之法也其以大指斜對食  
指者則形成鳳眼其法不能死指非真傳也予曰玩  
諸城書勢其執筆似不如是太守曰嘗求吾師面作  
書此法斷不誤人後在客邸遇周姓乃諸城侍書者  
自十五供諸城研墨伸紙之役至廿七諸城乃薦之  
闕督子因問諸城執筆之法周曰諸城作書無論大  
小其使筆如舞滾龍左右盤辟管隨指轉轉之甚者  
管或墜地予因告以太守之語周曰諸城對客作書

則用龍睛法自矜爲運挽其實非也及在都晤陳玉  
方侍御侍御尤爲諸城高第弟子言所受之法與太  
守同而侍御守其法不如太守之堅故其書較勝嘗  
聞橫雲山人每見其甥張得天之書輒呵斥得天請  
筆法山人曰苦學古人則自得之得天因匿山人作  
書之樓上三日見山人先使人研墨盈盤卽出研墨  
者而鏟其門乃啟篋出繩繫於閣枋以架右肘乃作  
之得天出效爲之經月又呈書山人笑曰汝豈見吾  
作書耶古人於筆法無不自秘者然亦以秘之甚故  
求者心摯而思銳一得其法則必有成後之得吾書

者慎毋以其不自秘而易視之也道光甲辰八月廿  
六日倦翁記之

完白山人傳

山人安徽懷寧之集賢關人也姓鄧氏字石如其名以  
敬避

今上御名下一字遂以字行而更字頑伯集賢關當皖  
公山下故又號完白山人少產僻鄉眇所聞見顧獨好  
刻石仿漢人印篆甚工弱冠孤露卽以刻石遊性廉而  
尤介無所合七八年轉展至壽州時亳人前巴東知縣  
梁嶽主講壽春書院巴東以工李邕書名天下山人爲

院中諸生刻印又以小篆書諸生筴巴東見之嘆曰此子未諳古法耳其筆勢渾灑余所不能充其才力可以駸駸數百年鉅公矣因爲山人治裝而致之江寧舉人梅鏐舉人爲文穆公季子文穆雖貧宦然梅氏自北宋爲江左甲族聞人十數弄藏至富文穆又受

聖祖殊遇得

祕府異珍尤多蓋秦漢以來金石善本備在焉山人既至舉人以巴東故爲山人盡出所藏復爲具衣食楮墨之費山人既得縱觀推索其意明雅俗之分迺好石鼓文李斯嶧山碑太山刻石漢闢母石闕燉煌太守碑蘇

建國山及皇象天發神識碑李陽冰城隍廟碑三墳記  
每種臨摹各百本又苦篆體不備手寫說文解字二十  
本半年而畢復旁搜三代鐘鼎及秦漢瓦當碑額以縱  
其勢博其趣每日昧爽起研墨盈盤至夜分盡墨乃就  
寢寒暑不輟五年篆書成乃學漢分臨史晨前後碑華  
山碑白石神君張遷潘校官孔羨受禪大饗各五十本  
三年分書成山人篆法以二李爲宗而縱橫闔闢之妙  
則得之史籀稍叅隸意殺鋒以取勁折故字體微方與  
秦漢當額文爲尤近其分書則道麗淳質變化不可方  
物結體極嚴整而渾融無迹蓋約嶧山國山之法而爲

之故山人自謂吾篆未及陽冰而分不減梁鶴余深信其能擇言也山人移篆分以作今隸與瘞鶴銘梁侍中石闕同法草書雖縱逸不入晉人而筆致蘊藉無五季以來俗氣山人客于梅氏八年學既成梅氏家益匱不復能客山人山人乃復如前草履擔簦徧遊名山水以書刻自給山人遊黃山至歙驚篆於賈肆武進編脩張惠言教授歙脩撰金榜家編脩故深究秦篆爲脩撰所器編脩見山人書于市歸語脩撰曰今日得見上蔡真跡脩撰驚問語以故遂冒雨偕詣山人於市側荒寺脩撰卽備禮客山人脩撰家廟甚壯麗其楹皆貞石而刻

聯及懸額脩撰精心寫作蓋言易而後定謂莫能加于此也及見山人書卽鳩匠斲其額而石楹既豎不便磨治架屋而卧楹請山人書之刻成乃重建其領服至此山人僑居脩撰家編脩遂从山人受篆法一年脩撰稱之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曹文敏公文敏請山人作四體千文橫卷字大徑寸一日而成文敏嘆絕具白金五百爲山人壽乾隆庚戌秋

純廟八旬聖節文敏以六月入都強山人同往山人獨戴草笠鞞芒鞋策驢後文敏三日行文敏輿從以山東發水轉後與山人相值於開山時巡撫以下命吏郊迎

文敏山人策驢過轅門門者呵止之文敏坐堂上遙見  
山人趨出延入讓上座徧贊於諸公曰此江南高士鄧  
先生也其四體書皆爲

國朝第一諸公乃大驚爲具車從文敏曰吾屈先生甚  
乃肯來都卒不肯同行願諸公共成先生之志遂率諸  
公送山人至轅門上驢去乃入就坐時都中工書者推  
相國劉文清公而鑒別則推上海左副都御史陸錫熊  
山人至都二公見山人書大驚踵門求識面皆曰千數  
百年無此作矣山人遂留都中未幾文清卒遺失勢而  
副憲以憂暴卒時都中作篆分者皆宗內閣學士翁方

網閣學以山人不至其門乃力誡山人耳食者共和其  
說山人頓蹟出都文敏爲治裝致之於兵部尙書兩湖  
總督畢沅尙書以鑒賞名家然于此事實踈不能知山  
人而深審其高尚時吳中知名士多集簡署蓼馬都麗  
山人獨布衣徒步居三年辭歸尙書留之不可乃爲山  
人置田宅爲終老計而觴山人之行曰山人吾幕府一  
服清涼散也今行矣甚爲臧色四坐慚沮後文敏病薦  
語其長子曰吾卽逝鄧山人必有輓聯至汝卽以勒吾  
墓華表及專祠前楹足矣山人年四十六乃娶于某不  
數年沒繼娶于某然山人遊興不衰常往來江淮間鬻

書以給旅費余以嘉慶七年識山人於鎮江過從十餘日以余爲能真知山人書明年復於揚州相值山人作太山之遊至九年秋山人由山東至常州過揚不入城及十一月杪晤陽湖今鳳台知縣李兆洛申耆始知余與翰風同客揚州翰風編脩弟也余始聞山人名自翰風時山人得家書促歸里乃買舟回揚訪余於天心墩而余適去東臺山人俟余至十二月初八乃語翰風曰歲盡矣去家尚千里吾不及終待慎伯矣遂解纜翌日而余至山人歸里不復出遊遂以明年十月卒於家年六十有三歲子尚璽尚幼山人書至夥而少碑刻有書

百軸存于家又有百軸付懷寧大觀亭僧悟本聞悟本  
守之甚慎申耆亦藏山人各體書精良者二十幀議勒  
石以永其傳

包世臣曰余性嗜篆分頗知其意而未嘗致力至于真  
行藁草之間則不復後人矣然吾見山人正書方寸以  
上者簡肅沉深雁行登善非徐裴以下所及余在鎮江  
初識山人時嘉定錢坫獻之陽湖錢伯坳魯斯先在皆  
與余爲忘年交獻之自負其篆爲直接少溫然與余同  
遊焦山見壁間篆書心經摩挲逾時曰此非少溫不能  
作而楮墨才可百年世間豈有此人耶此人而在吾不

敢復搦管矣及見山人知心經爲山人二十年前所作乃據其不合六書處以爲詆魯斯故服山人篆分爲絕業及見其行草嘆曰此楊少師神境也遂因余以見山人然魯斯正行書名自文清厭世論者推爲第一而魯斯執筆則虛小指以三指包管外與大指相拒側豪入紙助怒張之勢常謂永叔使指運而腕不知之論爲指挽皆不動以肘來去又謂作書無以指鉤距之理痛斥古今相承撥鐙七字之說意以山人篆法當同迺藉山人以信其旨及見山人作書皆懸挽雙鉤管隨指轉與魯斯法大殊遂助獻之詆山人尤力私意所中真識遂

蒙青雲之交不渝終始宜山人之痛哭于編脩與文敏也

刪定吳郡書譜序

夫自古之善書者漢魏有鍾張之絕晉末稱二王之妙義之云尋諸名書鍾張信爲絕倫其餘不足觀可謂鍾張云沒而義獻繼之評者云彼之四賢古今特絕而今不逮古古質而今妍大質以代興妍因俗易馳騫沿革物理常然貴能古不乖時今不同弊余志學之年留心翰墨味鍾張之餘烈挹義獻之前規極慮專精時逾二紀有乖入木之術無間臨池之志觀夫懸針垂露之異

奔雷墜石之奇，鴻飛獸駭之姿，鸞舞蛇驚之態，絕岸頽峯之勢，臨危據槁之形，或重若崩雲，或輕如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纖乎似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猶衆星之列，河漢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所能成，信可謂智巧兼優，心手雙暢，翰不虛動，下必有由，一畫之間，變起伏於峰杪，一點之內，殊衄挫於豪芒，况云積其點畫，乃成其字，曾不傍窺尺牘，俯習寸陰，任筆爲體，聚墨成形，心骨擬效之方，手迷揮運之理，求其妍妙，不亦謬哉。而東晉士人互相陶染，至於王謝之族，郗庾之倫，縱不盡其神奇，咸亦挹其風味，去之滋永，斯道逾微，方復聞

疑稱疑得未行末古今阻絕無所質問設有所會緘秘  
已深遂令學者茫然莫知領要徒見成功之美不悟所  
致之由或乃就分布於累年向規矩而猶遠圖真不悟  
習草將迷假令薄解草書粗傳隸法則好溺偏固自闕  
通規詎知心手會歸若同源而異派轉用之術猶共樹  
而分條者乎加以趨事適時行書爲要題勒方幅真乃  
居先草不兼真殆於專謹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點  
畫爲形質使轉爲情性草以點畫爲情性使轉爲形質  
至於伯英不真點畫狼藉鍾繇不草使轉縱橫雖篆隸  
草章工用多變濟成厥美各有攸宜篆尙婉而通隸欲

精而密草貫流而暢章務檢而便然後凜之以風神溫之以妍潤皴之以枯勁和之以閑雅故可達其情性形其哀樂嗟乎不入其門詎窺其奧者也又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彫疎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務閑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得時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筆暢當仁者得意忘言罕陳其要企學者希風敘妙雖述猶

踈徒立其工未數厥旨不揆庸昧輒効所明庶欲宏旣  
往之風規導將來之器識除繁去濫覩迹明心者焉至  
於諸家勢評多涉浮華莫不外狀其形內迷其理若乃  
師宜官之高名徒彰史牒邯鄲淳之令範空著縑緗暨  
乎崔杜以來蕭羊已往代祀縣遠名氏滋繁或藉甚不  
渝人亡業顯或憑附增價身謝道衰加以糜蠹不傳搜  
秘將盡偶逢緘賞時亦罕窺優劣紛紜殆難覩縷其有  
顯聞當代遺跡見存無俟抑揚自標先後復有龍蛇雲  
露之流龜鶴花英之類乍圖真於率爾或寫瑞於當年  
巧涉丹青工虧翰墨異夫楷式非所詳焉代傳羲之與

子微筆勢論十章文鄙理踈意乖言拙詳其旨趣殊非  
右軍且右軍位重才高調清詞雅聲塵未泯翰牘仍存  
觀夫致一書陳一事造次之際稽古斯在豈有貽謀令  
嗣道叶義方章則頓虧一至於此又云與張伯英同學  
斯乃更彰虛誕若指漢末伯英時代全不相接必有習  
人同號史傳何其寂寥非訓非經宜從棄擇夫心之所  
達不易盡於名言言之所通尚難形於紙筆今撰執使  
轉用之由以祛未悟執謂深淺長短之類是也使謂縱  
橫牽掣之類是也轉謂鈎銀盤紆之類是也用謂點畫  
向背之類是也方復會其數法歸於一途編列衆工錯

綜羣妙舉前賢之未及啟後學於成規窮其根源析其  
枝派貴使文約理贍迹顯心通披卷可明下筆無滯詭  
辭異說非所詳焉今之所陳務裨學者右軍之書代多  
稱習良可據爲宗匠取立指歸豈惟會古通今亦乃情  
深調合至使摹搨日廣研習歲滋先後著名多從散落  
試言其由略陳數意止如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讚  
太師箴蘭亭集序告誓文斯並代俗所傳真行絕致者  
也寫樂毅則情多怫鬱書畫讚則意涉瓌奇黃庭經則  
怡憚虛無太師箴又從橫爭折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  
超私門誠擔情拘志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歎豈惟

駐想流波將貽暉暖之奏馳神睢渙方思藻繪之文雖  
其目擊道存尙或心迷議舛莫不强名爲體共習分區  
豈知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豫本乎天地之  
心原夫所致安有體哉夫運用之方雖由已出規模所  
設信屬目前差之一豪失之千里苟知其術適可兼通  
心不厭精手不怠熟若運用盡於精熟規矩諧於胸襟  
自然容與徘徊意先筆後瀟灑流落翰逸神飛亦猶宏  
羊之心預乎無際庖丁之目不見全牛嘗有好事就吾  
求習吾乃粗舉綱要隨而授之無不心悟手從言忘意  
得縱未窮於衆術斷可極於所治矣若思通楛則少不

如老學成規矩老不如少思則老而逾妙學乃少而可  
勉勉之不已抑有三時時然一變極其分矣至如初學  
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  
正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後乃通會通會之際人書俱老  
故以達夷險之情體權變之道亦猶謀而後勦動不失  
宜時然後言言必中理矣是以右軍之書末年多妙當  
緣思慮通審志氣和平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子敬以  
下莫不鼓努爲力標置成體豈獨工用不侔亦乃神情  
懸隔嗟乎蓋有學而不能未有不學而能者也考之卽  
事斷可明焉然消息多方情性不一乍剛柔以合體忽

勞逸而分驅或恬憺雍容內涵筋骨或折挫槎枿外矚  
峯芒察之者尙精擬之者貴似況擬不能似察不能精  
分布猶疎形骸未檢躍泉之態不觀其妍窺井之談已  
聞其醜縱欲搪突義獻詎罔鍾張安能掩當年之目杜  
將來之口慕習之輩尤宜慎諸至有未悟淹留偏追勁  
疾不能迅速翻效遲重夫勁速者超逸之機遲留者賞  
會之致將反其速行臻會美之方專溺於遲終矣絕倫  
之妙能速不速所謂淹留因遲就遲詎名賞會非夫心  
閒手敏難以兼通者焉假令衆妙攸歸務存骨氣骨既  
存矣而適潤加之亦猶枝幹扶疎凌霜雪而彌勁花葉

鮮茂與雲日而相暉如其肯力偏多道麗蓋少則若枯  
槎架險巨石當路雖妍媚云闌而體質存焉若道麗居  
優骨氣將劣譬夫芳林落葉空照灼而無依蘭沿漂萍  
徒青翠而奚託是知偏工易就盡善難求雖學宗一家  
而變成多體莫不隨其性欲便以爲姿質直者則徑挺  
不道剛狠者又崛強無潤矜斂者弊於拘束脫易者失  
於規矩溫柔者傷於軟緩躁勇者過於剽迫狐疑者溺  
於滯澀遲重者終於蹇鈍輕瑣者染於俗吏斯皆獨行  
之士偏翫所乖至若數畫並施其形各異衆點齊列爲  
體互乖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准違而不犯

和而不同留不常遲遣不恆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混  
規矩於方圓遁鉤繩之曲直窮變態於豪端合情調於  
紙上無閒心手忘懷楷則自可背羲獻而無失違鍾張  
而尚工譬夫絳樹青琴殊姿共豔隋珠和璧異質同妍  
何必刻鶴圖龍竟輒真體得魚獲兔猶恡筌蹄聞夫家  
有南威之容乃可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然後議於斷  
割語過其分實累樞機吾嘗盡思作書謂爲甚合時稱  
識者輒以引示其中巧麗曾不留目或有誤失翻被嗟  
賞既昧所見尤喻所聞或以年鱗自高輕致陵誚余乃  
假之以縹緗題之以古目則賢者改觀愚夫繼聲競賞

豪末之奇罕議峰端之失猶惠侯之好僞似葉公之懼  
真夫蔡邕不謬賞孫陽不妄顧者以其立鑿精通故不  
滯於耳目也向使奇韻在爨庸聽驚其妙響逸足伏櫪  
幾識知其絕羣則伯喈不足稱良樂未可尚也至若老  
姥遇題扇初怨而後請門生獲書機父削而子憮知與  
不知也夫士屈於不知已而申於知己彼不知也曷足  
恠乎故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老子云  
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之則不足以爲道也豈可執冰  
而咎夏蟲哉

自漢魏已來論書者多妍蚩雜糅條目糾紛或重述舊

章了不殊於既往或苟與新說竟無益於將來徒使繁  
者彌繁闕者仍闕今撰爲亦篇分成兩卷第其工用名  
曰書譜庶使一家後進奉以規模四海知者或存觀省  
緘秘之旨余無取焉垂拱三年寫記

增張曜孫楊傳第男誠

善書家

仁家不請技字